



The Research in Evolution of

G 全球化的历史考察 (修订本)

lobalization

* “全球化”何时存在，真正启动又在何时？* “全球化”的起点在哪里？
* 发展至今，“全球化”主要经历了哪些不同阶段呢？*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什么呢？* 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整合”，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吗？

何顺果 /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全球化的历史考察（修订本）

Quanqiuhua de Lishi Kaocha

何顺果 /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的历史考察 / 何顺果主编. —修订本.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0-04426-0

I. ①全… II. ①何… III. ①世界史 - 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6323 号

全球化的历史考察(修订本)

主 编: 何顺果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2 年 7 月第 2 版 201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

字 数: 520 千

ISBN 978-7-210-04426-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66.00 元

承 印 厂: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课题来源、旨趣与运作

2003年,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正式启动,由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部分教授申请的《全球化进程研究》课题,经反复论证终获批准并被纳入该工程计划。以我们的考虑,这是一个旨在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又能拓展世界史专业研究领域、既有重要理论和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以历史学为主又带有跨学科性质的课题,并期待它的运作和成果能对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的学科改造有所助益。

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自有其不可抹杀的成就,但几十年来其内容和结构变化不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它的挑战和冲击来自各个方面,除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热潮外,近期对其挑战和冲击最大者非全球化莫属,因全球化所引发的思考实在是太多了。对全球化起源的探讨,必然地要涉及现代史与前现代乃至整个古代史的关系,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古代世界有过“全球化”吗?如果说“真正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产生后才有的,那么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本质应如何界定,其运行又有何特点?在国际学术界,一提到全球化主要就是指“经济全球化”,那么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当今世界发生的每一个外交事件中,各国传媒特别是西方媒体动辄以“国际社会”如何云云,这个“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它与全球化又有何关系?现在,世界各地争相设置“自由贸易区”,区域化、本土化正取代

“边缘化”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那么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7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动下“高歌猛进”,但这些全球化的推动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制造和消费等许多领域对海外市场发生严重依赖,那么全球化究竟对这些西方国家本身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虽然西方国家对“全球化”赞许有加,但世界并不太平。而“反全球化”运动更是此伏彼起,西方语境和流派中的“全球化”概念,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毛病和缺陷,这样的全球化能算是“真正的全球化”吗?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没有哪一个离得了对世界史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对世界史的解释发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球化进程研究将拓展世界史专业研究的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改造,看来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

本课题由何顺果教授作总体设计,除了《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比较综合以外,还包括了《殖民化与全球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全球化与国际社会》《全球化浪潮中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研究》《全球化的文化解读》等专题,外加一个当时正在做的博士学位选题《美国非工业化研究——兼论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经济本身的影响》。设计者希望,这些选题均能围绕全球化进程展开,因而都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深度作出各自的回答和诠释,但每个子课题从内容到写作都应当有各自的独立个性,并由教授们对自己所做的专题负责,以便发挥参与者的积极性和特长。

按“211工程”指导原则,所有子课题虽然均由在任教授担纲,但为了扶持和培养新生力量,也吸收了部分当时在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由于工程浩大,教授们的任务和教学又很繁重,各子项目的进度显然不能强求一律,故只能成熟一个先出版一个,估计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可望在近几年内出齐。教授们都已尽其所能,但我们深知我们的努力离要求还相去甚远,丛书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盼读者不吝赐教。

《全球化进程研究》课题主持人 何顺果

2007年12月

目 录

导 论 全球化:一个历史学的解释	1
------------------------	---

第一篇

全球化的探险时代(1500—1750)

第一章 全球化的启动机制	39
第二章 地理大发现和大探险	51
第三章 世界经济初露端倪	72
第四章 近代国际关系的出现	101
第五章 探险时代: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	125

第二篇

全球化的殖民时代(1750—1870)

第六章 全球化的新动力	139
第七章 世界市场的逐渐成熟	161
第八章 世界殖民体系:第一个全球政治体系	180
第九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213
第十章 西方优势的确立	224

第三篇

全球化的帝国时代(1870—1945)

第十一章	帝国的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247
第十二章	帝国的形成:从垄断到瓜分世界	266
第十三章	帝国发展时期的全球政治局势	298
第十四章	帝国发展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	326
第十五章	帝国的衰落: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	358

第四篇

全球化的网络时代(1945—)

第十六章	高科技革命向全球扩散	375
第十七章	全球互联网开启新时代	391
第十八章	全球政治治理体系的发展	410
第十九章	从 GATT 到 WTO	427
第二十章	构建全球生产网络	443
第二十一章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金融全球化	463
附录	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重商时代典型 “特许公司”的历史考察	482
参考书目		521

导 论

全球化：一个历史学的解释

本文作者 何顺果

我们现在使用的“全球化”概念，是一个人文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最初是由加拿大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于1960年提出的，当时他叫做“Global Village”，被译为“地球村”。^①“global”的名词“globe”，原本是“球体”的意思，因此该词也可直译为“全球村”，已包含了“全球化”的内涵。但正式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还是在1985年，该年R·罗伯逊和F·莱克联名发表了论文《现代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文化问题》，文中第一次使用了“globalization”一词。同年，西奥多·莱维特在《哈佛商报》上发表的文章《谈市场的全球化》，亦使用了“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并对它的含义有一个正式的界定，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②。但究竟哪一个真正首次使用“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的人，目前尚无定论。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大致可以确定“全球化”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至80年代，但“全球化”观念和思想的形成却可说是源远流长，并不是

① 虽然“Global Village”的概念1960年就提出来了，但他与布鲁斯·鲍尔斯合著的《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一书直到1989年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Alan M. Kantrow, ed., Sunrise Sunset: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Industrial Obsolescence. John Winley & Sons, 1985, pp. 53-58. 参见程光泉主编：《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之前的许多思想家都为此作出了贡献,其中就包括卡尔·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作过不同的讨论,但却不见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以下提到的探索和思考,均可以看做是对“全球化”概念形成所作的努力:

其一,是古代的“地圆”说。我们把它看做是“全球化”概念形成的地理学基础。“地圆”说来自西方而不是东方,因为中国古时是主张“天圆地方”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号称“五经之首”的《周易·说卦》就谈道:“乾为天,为圆。”《大戴礼记》已将“天圆”与“地方”并提:“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淮南子》不仅引用了上面的话,并在《精神训》中打比方说:“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曾根据月食时地球投射到月球上的影子轮廓呈弧形等现象论证大地是“球体”。柏拉图在《斐洞篇》中也说“大地是圆的,位于天的中央”^①,但这个“大地”究竟是个“圆盘”还是个“球体”则模糊不清。因此,“地圆”说在古代西方从总的来说还是不明晰、不确定的。而革老丢·托勒密就不一样,他在成书于公元2世纪而初版于1475年的《地理学导言》中,虽然坚定地捍卫“地球中心”这个古老的传说,但却明确地把地球描绘成“一个球体”^②,他书中所引用的地名多达8000个,所附区域地图多达64张,但他却错误地计算了地球的周长。到弗朗西斯·培根就更不一样了,他在16世纪后期成书但至1625年才出版的论说文集中,不仅多次对地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使用了“半球”的概念,尽管他当时还误以为南半球“差不多全是海洋”^③。总之,至少在16世纪到来之前,学者们已可以使人们相信,地球确实是一个“球体”,这种地理观念的确立,不能不影响到人类的活动。克里斯多弗·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就是在其观念(包括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出发的。

其二,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卡尔·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概念,首次见于成文于1843年和1844年之交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④其思想萌芽于他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而形成于他与

①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7页。

② [苏]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3页。

③ [英]弗·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4页。

④ 马克思在文中写道:“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页。

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是人类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及其催生的工业革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交往作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交往”的革命特别是交通运输革命,在这种转变中成为决定性的环节,但交通及其革命并不等于交往,因为“交往”在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形式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由于这一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世界历史”理论因而为我们的“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历史学基础。

其三,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其代表作是从1974年开始,然后陆续出版的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美国社会学家,不满于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认为依附论之“中心—外围”概念只不过是地理上的概念,他在“中心”和“外围”的概念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概念——“半边缘”,而采用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现代世界及其形成过程,并用“核心—半边缘—边缘”来界定和建构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所形成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关“现代世界体系”的三层解释框架。在沃勒斯坦看来,在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中,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已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划分,而是代表和表达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并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功能,这个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③。由于“这一体系内的生活大体上是独立自主的”^④,从核心到半边缘再到边缘的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更多地体现为经济自主性的弱化,三个区域中任一个都以另外两个区域的存在为条件。其中,“半边缘”的地位较为特殊,它作为核心与边缘地区的过渡地带,既被核心地区剥削又剥削边缘地区,因而既增加了世界体系内的异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

② 同上,第64页。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④ 同上。

性,又是世界体系中充当体系稳定的因素。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由于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本质,可视为“全球化”研究的社会学或经济学基础。

其四,是 H. M.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此人被称为信息时代的“先知”,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先后发表过一系列影响广泛而深远的著作,包括《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1951)、《传播学探索》(1960)、《理解媒介》(1964)、《言语·声象·视象探微》(1967)、《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1967)、《文化是我们的产业》(1970)、《媒介定律:新科学》(1988)、《地球村》(1989),等等。作为信息时代的“先知”,他不仅首创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认为交通工具的发达曾使地球上的原始村落(tribe)都市化,即“非村落化”(detritalize);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则造成了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retribalize)。其结果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消除以及个人对个人的交往方式的恢复,而且对“媒介”“媒介使用者”“媒介的保健工具”等一系列课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提出了“媒介即是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作出了“信息和娱乐的二元分割已经结束”的论断,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四定律”,指出某个媒介达到潜能之极限之后其原有的特征就会发生逆转。^①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传播学基础。

但目前国内外对“全球化”的理解和界定,主要来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角度也不尽相同。有人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把全球化视为金融一体化,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是其中的代表。他在《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写道:全球化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②。也有人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视野比金融全球化要宽一些,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为代表:“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加”,即全球经济一体化。^③比经济一体化理解更宽泛的,是以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把全球化视为市场、金融

①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7—568 页。

② [美]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论全球化》,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 页。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 年 5 月),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

和技术的整合,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趋势”,“它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塑造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外交关系”^①。然而,安东尼·吉登斯却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其视角几乎与上述所有看法都颇为不同。他认为:“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种种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增强,它使各种本来天各一方的地方性联结在一起,以至此地发生的事情要受到遥远的地方的事情的制约,反之亦然。”^②应当指出,上述对“全球化”的理解和定义虽然均言之有据,但由于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第一,这些理解和定义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难免带有片面性;第二,它们主要讲的是“全球化”的好处,忽视其负面影响;第三,它们主要是讲全球的“一体化”,忽视世界对民主化的要求;第四,它们看到的主要是目前的“全球化”,忽视它形成的背景和过程。而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一个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潮流或趋势,它有着广泛、丰富而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内涵,但在社会经济上又有其本身一定的不容忽视或不容否认的性质,以及酿成这种内涵和性质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和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为了更好地揭示“全球化”的内涵和性质,有必要对“全球化”运动作一历史学的考察和解读,而这在目前来说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一工作才刚刚起步。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全球化的历史学解释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以供讨论。

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某些学科不一样,历史学要求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这个“历史环境”应包括时间、空间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要求把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演变都看做一个过程,努力地去揭示其发生和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及其相应的特点;要求重视并揭示各种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及其内在逻辑,以探寻该事物发展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和动力;要求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你所考察和研究的对象或事物,如实地把它看成是历史上发生的事物。我们认为,从历史学的角度和上述要求看,我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可以大致表述如下:“全球化”并不是晚近才开始的过程,它本是人类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并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的表现,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渊源;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种交往还

^① Thomas L. Friedman, *Dueling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Fall 1999), p. 110., <http://global.umi.com>.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是零散的和不连续的,只有在西欧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才日渐显现,西欧资本主义不仅为“全球化”运动提供了主要的动力,也为“全球化”运动的启动和发展过程确立了最初的原点;不过,各民族交往的“普遍化和紧密化”有赖于各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平等地位的真正确立,而目前的“全球化”更多地是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主导下的经济“整合”,即一体化,它是不平等的交换;因此,要实现人类各民族交往真正的普遍化和紧密化,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全球化的“终结”,显然为时尚早。在此,我们想申明,上面对“全球化”的这一表述,意在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定义,其“关键词”是“交往”(communication or contact),它包括五大要素:时空、动因、内容、形式和技术,其中“形式”既包括交往的方式也包括交往的组织,因为交往有时是以集体方式进行的,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因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横向运动,横向发展和联系是其主要趋势,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这种“联系”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紧密程度不同而已。但“交往”又并不仅是“联系”,它本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a style of life)^①,必然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由此,便产生了如下几大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回答。

问题之一,既然把资本主义产生后的西欧作为全球化的“原点”,那么应如何看待和评价此前人类各民族之间几千年的交往及其历史?又为什么说只有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才为全球化提供了“动力”并确定了它的“原点”?

其实,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各民族已进行了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形式各有不同,关系有疏有密,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是人类共同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以后的全球化运动作了必要准备。没有这些准备,今天的全球化从启动到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但西欧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人类的交往更多地带有区域的性质,而不具有今天由资本主义推动的所谓“全球化”的性质。尽管当时许多人不乏“世界的”眼光,并对他们活动的“世界”相当熟悉。下面仅举几例:

^① [美]威廉·H.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就把“文明”定义为“一种生存方式”,人类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交往”是整个“文明”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把这种“交往”称为“一种生存方式”,当是可以的。参 William H. McNei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 34, No. 2 (May, 1995), p. 16.

其一,是人类由发源地向全球的迁徙。一般认为,世界各大陆有人类存在,至迟不晚于15000年前。各大洲有人类存在的最晚的时间分别是:非洲,100万年前;亚洲,20万年前;欧洲,4万年前;澳洲,1.5万年前;美洲,1.5万年前。但考古学和人类研究表明:“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大洲、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6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某个男人,他是真正的亚当。也就是说,人类起源于非洲。”^①换言之,今天生活于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在1.5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人的后裔。由坎迪什·L.高彻等人编写的《全球史中的几大主题:在平衡中》一书,则以图形的方式描述了人类这种全球迁徙的过程:从非洲到亚洲,100万~20万年前;从非洲到欧洲,20万~4万年前;从非洲到澳洲,5万~1.5万年前;从非洲到美洲,1.5万~500年前。^②不过,人类早期的这种迁徙,虽然有其原点(非洲)和全球性,但它是一个自然的扩散过程,主要的动力是来自环境和气候变迁的压力,并不像今天的全球化运动那样,有着强烈的内在的冲动,更不具有任何整合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人类在走出非洲之后的多少万年间,各大陆之间的联系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散布于各大陆的人类忙于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气候,按家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次序进行种族和民族的集结、聚合。这种发展趋势,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区域化和民族化,其结果有三:一是繁衍于同源的人类发生种族的分化,出现了黄种、白种和黑种三大不同种族;二是以农业的发明为契机,人类开始由迁徙和游牧转为定居,由此导致了无数文明中心的形成;三是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下,按自己不同的方式和道路走向成熟和文明。在此期间,各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区隔大于联系,在小范围内是聚合而在大范围内则主要是分离。

其二,是古代帝国管辖范围内的交流。各民族之间并不能长久处于分离状态而疏于交往,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强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扩大,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而公元前后大约1000年间一系列古代帝国的建立,则为这种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

① [美]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② Candice L. Goucher, Charles A. LeGuin and Linda A. Walton, *In the Balance: Themes in Global History*. Boston, 1998, p. 26.

人认为,这一时期帝国的产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①,而我们则认为除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建立有其强烈的内在逻辑外,其余各帝国的建立都有其由而不能归于一律。罗马自公元前753年建城起,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和共和时期,虽然直到公元前27年才转为帝国,但导致帝国建立的因素早已存在: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征服导致一个又一个新的行省的建立,在征服中诞生的以无产者为主要来源的职业军队取代以公民为主体的军队成为统帅笼络收买和利用的工具,对被征服人民的奴役使奴隶制取代贵族和平民的矛盾上升为罗马社会的主要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呼唤着中央集权帝国的降临。但古埃及当时由法老建立的专制王国更多地是以神的名义构建起来的,就像在黄河流域秦皇、汉武对秦、汉帝国的统治是以“天子”的名义进行一样,而亚历山大、大流士、纳西尔帕二世的马其顿、波斯、亚述帝国几乎完全是通过武力征服造成的,稍晚建立的查理曼帝国亦与此类似。这些帝国虽然主要扎根于当地,但当时可以说都不乏征服和统治“世界”的野心,为此罗马人修建了由各行省通往罗马城的道路,秦始皇修建了由首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或“直道”,这些帝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空前活跃。不仅如此,帝国之间的交往也已开始,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中亚、西亚至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商道,这条商道自西汉中期开通以后使用了一千多年,其间虽常常被新兴起的国家打断,但终不能掩盖其有过的繁荣,堪称世界历史上的奇观。然而,几乎所有这类古代帝国真正做到有效统治的核心地区毕竟有限,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在地中海,秦、汉帝国的核心地区在黄河中游,亚述帝国的核心地区在两河流域,因此帝国境内的交流主要还是区域性的。更重要的是,所有这类古代帝国,其对所属领地的统治和维持,主要还是建立在政治控制和军事占领基础上的,帝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中心的需要,以贡赋形式出现的,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更不是多向的。斯大林在谈到这些古代帝国时说:“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

^① 朱龙华:《关于古代奴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探讨》,《世界史研究》,第1期(1984年),第11页。

不巩固的军事和行政的联合”^①，“其分合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②。

其三，是13世纪前后形成或存在的几大经济贸易圈内的交流。一般认为，在13世纪前后，全球存在着四大经济贸易圈，它们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制，以印度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体制，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体系以及西北欧的汉萨同盟。与上文谈到的古代帝国不同，如果说古代帝国在本质上是政治军事体制的话，那么，此处所列四大贸易圈在性质上则主要是经济的，但这四大贸易圈的范围、规模和经济化的程度，实际上差别很大。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源于先秦的“华夷”之分和“五服”^③之制，一直延续到清代；它虽然较其他古代国际关系平缓，但由于它在政治上从属于源远流长的“华夷体制”，其性质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为了维护中国历代帝王的威权，实行所谓“厚往薄来”的礼制和方针，在经济上朝贡贸易始终缺乏活力。^④以印度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自古就存在，但10世纪以前印度对外贸易主要通过陆路而不是通过海洋，或者从印度东北进入中国的云贵地区，或者从印度北部进入中国的西藏，或者从印度西北进入波斯。“自10世纪以后，跨越欧亚大陆的贸易，就主要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陆路，但这并不是说陆上运输就可以忽视和不重要了，因为印度洋没有几个港口城镇生产什么出口品，大多数物品仍须远距离运到船运地”，并继续从属于欧亚大陆贸易，^⑤因此印度洋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贸易圈。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有时控制在亚历山大里亚手中，有时控制在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人手中，有时控制在意大利热那亚和威尼斯人手中，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贸易结构，但其中主要是欧亚两大陆之间的“过境贸易”，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其中心在很长一个时期是威尼斯，因为它是东西几条商路的汇集之地，又是从地中海进入欧洲腹地的门户。关于“汉萨”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1239年，其本身有一个“从商人汉萨到城市汉萨”的演变过程，最终发展成一个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7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页。

③ “五服”：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见《国语·周语上》。

④ 李云泉先生认为，先秦的朝贡贸易制度有四大特征，即它的“原始性”“非对称性”“礼仪性和象征意义”和“典范作用”。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

⑤ Stanley Wolpert, A New -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9.

以吕贝克为中心的自卫性大同盟,高峰时期入盟城镇不下70个,东至诺夫哥罗德,西至伦敦,北到挪威的卑尔根,从“Hansa”这一德语古语的内涵看,“汉萨同盟”是上述四个贸易体中,组织最严密而又最富经济性的一个,因为它既有“基尔特”的含义,也有“公司联合体”的含义。^①

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及其历史?又为什么说只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才为全球化提供了“动力”并确定了它的“原点”?对此,西方左派经济史家作出了不同于“现代世界体系”创立者沃勒斯坦的回答。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于16世纪,资本主义是推动其产生的动力,而左派经济史家则认为,“世界体系”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东西,其存在的历史已有五千年了。1993年出版、由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K. 吉尔斯主编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第一章就是两位先生写的文章并以“5000年世界体系”作标题。^②而塞缪尔·阿明似乎认定,先于“现代世界体系”而存在的是“古代世界体系”,这个古代世界体系就是存在于公元前300年至1492年的“纳贡社会体系”,而在有些人看来它却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体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世界体系”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古代世界体系”不管它是“纳贡社会体系”还是“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只要认定它是古代的一种“世界体系”,就应当承认在古代也存在一种“全球化”的过程,那么,这个“纳贡社会体系”或“原始资本主义体系”是不是一个“世界体系”呢?根据塞缪尔·阿明本人的解释:第一,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由“普遍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构成的,因而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体系”即单一体系;第二,他认为,“纳贡”的形态并不构成“一种”生产方式,上文所说的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四大经济贸易圈,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成一体的世界”;第三,因此,他认为,尽管“人类自起源以来一直是统一的”,“人们发现所有的社会都遵循类似的发展阶段”,但“社会进化规律的普遍性绝不暗含着一个单一体系的概念”。^③按

^① George Cawston and others, *The Early Chartered Companies* (A. D. 1296 - 1858), New York, 1968, p. 4.

^②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 [埃]萨米尔·阿明:《古代世界体系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见《新史学》(第二辑),2004年7月,第197—223页。